



鵲

談

弋

嚙

1847.5.9/16

丙午年八月首版
同年同月發行

定價大洋叁角

編輯者

烏程蟄園氏

印刷者

上海派克路福海里
小說林活版部

發行者

望平街四馬路口
上海啟文社

分售者

各省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啟文社

叙

鄒

談

一

噓

昔黎蘓齊先生撰儒學本論。謂孟子之言。尤合於時宜。其記孟子之訂約交。鄰議院關稅學館。以上潮天文句股重力學而旁建西人之茶會音樂蹈舞等。至巨礮鐵艦礮臺亦括之。證據確鑿。觀者瞭如。今去黎君時寢寢又二十年矣。國警之迫。發於戊戌。而潰於庚子。雖樞臣借箸。能事事以泰東西爲圭臬。但擷其糟粕。去其精華。稍明大局者。杞憂正未有艾。僕以衰人子而不才。又復見棄。時事所迫。何敢舉私見而毀譽之。但蜷伏無聊。每於酒酣耳熱時。朗誦孟子。一過再過。竊歎拙尊園言。尙未得什之五六也。信手編纂。所論不無過激。但祈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幸矣。謂之狎侮先賢。謂之激刺新政。惟識者辨諸。顏曰鄒談。願作寓言觀可。顏曰一噓。願作滑稽觀可。

光緒丙午爲程蟄園氏弁首

叙

一

鄒談一噓目錄

- 齊宣王授室興大學
借好遊句錢出重洋
定館餐樂正喫番菜
考政治滕世子敦誼
述古禮咸邱蒙訂朝儀
權郵政暫委公孫丑
練兵處愼之作將軍
通軌道高子督工程
畢戰新插礦地標
講國際調停用萬章
- 楚大夫聘傳訂專科
因悅道陳良通四譯
辨朝服曹交改洋裝
使聘問宋先生議和
裁冗祿北宮錡商官制
釐稅則特派戴盈之
仕學館周霄論君子
測水性白圭習駕駛
陳臻力辦賑捐票
融宗教介紹由徐辟

啟

文

社

明人倫責善恕匡章

背師說變夷規陳相

爲神農言許行通商

證臯陶事桃應修律

談農政握苗病宋人

荆工藝斲木怒齊匠

梁惠王課蠶桑實業

孔距心立畜牧公司

習唱歌王豹歌淇

論圖畫彭更畫墁

通古今莊暴出開音樂會

鈞大小公都來閱體操場

畜圍鹿敷設幼稚園

觀追蠡擴充陳列所

齊皇子獨冠親貴胄

淳于嫂權充女教員

東家處子行文明結婚式

北宮勇士編完全巡警章

廉士妻繅絲充監督

乞人婦習練作包探

館上官滕人疑作竊

宿晝邑齊客強留行

死矣盆成括憤蹈海濱

異哉子叔疑貪登壟斷

捐私塾巨室獲優獎

圖公歛鄉愿歛鉅資

停科舉旁求天下士

改立憲豫備王者師

是書爲烏程蟄園先生所撰先生以著作才而又富於理想有鑒於近日之小說汗牛充棟欲求不落窠臼出人意意外仍入人意中者實難其選用是本平日見聞參以讀書心得獨關蹊徑著爲是書名鄒談一噓書凡二十四回借孟子中事實貫以新學真覺匪夷所思足爲說部中放一異彩

啟文社主 識

鄒談一噓前編

第一回 齊宣王授室興大學 楚大夫聘傳訂專

莫將魯削例虞亡。爲善君宜繼太王。言以責難慚泚魯。
法能由舊免愆忘。乘時漫羨齊人易。酒恥先思晉國強。

何事下喬甘入谷。出疆載贄轉皇皇。

這一首詩。是說西周王迹既熄。詩都亡去。孔子春秋之作。只引魯史。那些晉之乘。楚之檣杪。諸侯惡其害已。已經皆去其籍。就是齊國南史氏之舊乘。亦什失其九。其後又是秦始皇一劫。更弄得無可稽查了。然春秋以降。七雄爭長。燕在北。楚在南。秦在西。韓魏與趙。不過錯處。間餘有魯宋滕薛中山之類。更算不得什麼。只有齊國爲東方第一強族。與東周之鄰。又近。齊桓公主盟方伯。以後相傳。凡數十世。到了田氏。亦仍守這個局面。與強秦並足。

啟

文

社

而立。其時并吞摟伐。天下大亂。齊國已傳到名辟疆的。後來諡法叫做宣王。這一位宣王。恰是足用爲善。他的手裏有幾樁大大的新政。待我說出大畧。與列位聽聽。相信的固然不可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不相信的只當做齊東野人之語罷了。我總說宣王一生一世。有此大志。惜乎不得其人。做來不能完善。也是周家氣數使然。怨不得宣王的。單說宣王自初卽位。尤看不得公孫衍張儀一流人物。總想尊賢使能。俊傑在位。無如首相用了一個儲子。實在老耄無能。泄泄沓沓。手下這些王驩之輩。亦未必能做事體。故宣王雖欲力行新國。亦終無濟。但是數十年來。其苦心亦殊不可沒。說起齊國舊治本。是仿周家選舉之例。後來崇尚遊說。都不肯再入學校。什麼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久已不題起了。即使題起。亦沒人懂得辦法。這日齊王召見出使滕國大臣。談到滕國近來。事事復古。學制大改。都用得客卿孟某的說話。這孟

某算是學界上第一鉅子。宣王不聽此言則已。聽了此言。到觸動興學念頭。要想往滕去召孟某。一面便欲造起大學來。好請孟某爲總辦學務處。大臣次日就把這個意思告訴儲子。儲子說孟某這人。臣卻未有見過。不如由臣派人去問他一問。宣王道。既是如此。孟某不妨緩召。這個大學總要造的。那個勘地。那個監工。務要斟酌盡善。這事須由老先生主裁。儲子一一答應下來。便有王驪輩來薦工匠。薦收支。儲子只得允他。過了幾個月。這大學居然造成了。儲子忻然入告。說道詩經上有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那個說文王的造臺。如今陛下的造大學。亦有這樣光景。故能如此迅速。宣王聽了大喜。便傳諭有司。速駕乘輿。將往巡視大學。不一時宣王起身。自有一班臣子護衛。到了大學門首。一面一个牌樓寫着義路。一面一个牌樓寫着禮門。中間一條直路進去。便見堂高數仞。棖

啟

文

社

題數尺。是個絕大講堂。中間額上是講堂二字。柱上一聯云。墨歸楊。楊歸儒。是聖人徒。皆以教育爲樂者。萬取千。千取百。凡天下士。不妨選擇而使之。兩面分兩門出入。都是各教員各學員之舍館。再進一層。便是藏書之所。上題尙友二字。朱額貼金。懸在中央。這是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了。其外庖廚之地。沐浴之室。都一一周視閱畢。就交代管大學委員。叫他無寓人於室。無毀傷其薪木。委員唯唯而退。宣王亦暫回宮去。一宿已過。宣王擬派使臣往召孟某。恰好儲子往矚之人亦回。便對宣王說。孟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其泰已甚。恐不足以辦大學。宣王道。此刻非孟某不可。姑俟其來。再行定奪。卽日就令時子往滕。孟某亦知道宣王興學心切。忻然就道。那裏曉得入對之始。宣王就以齊桓晉文爲問。孟某一個不高興。就有不願在齊之志。宣王旣見了孟某。復令時子往說。有借重總辦大學。位與三卿相等。

諸語更道了許多諸大夫國人矜式的話。并云大學經費。養弟子者約有萬鍾。總辦每月餽兼金一百。如外來有游學附入。或添七十鎰。或添五十鎰。亦可。此番宣王待孟某。總算優極了。那孟某本意卻不在貨上。聽了此言。去志更決。便再三辭謝。不肯就位。時子復了宣王。宣王亦無可如何。又到雪宮親自來見孟某。孟某亦終始不允。宣王將此情與儲子商量。叫他留住孟某。儲子道。陛下要辦大學。何必定要此人。況且滕是小國。其學制未必可法。臣舉一人。可辦此事。就是那年遊楚的王之臣。他與楚人最爲熟識。一切教員。可從楚去聘來。這便萬無一失。楚不比滕大許多嗎。請陛下派王之臣赴楚。不消三月五月。各教員多可到齊。那時再添幾個東夷之人。西夷之人。不就結了嗎。孟某既不肯就。何必勉強他。宣王把儲子一番言語。這用孟某之心便淡了。孟某亦料齊不可居。廢然而返。從此孟某歸家著書。不復再履齊地。宣

啟

文

社

王這裏給發旅費。令王之臣卽日就道。并賫有國書。備述興學借材之意。王之臣得了這個差遣。曉得是儲子栽培他。將來一定有議叙的。一路曉行夜宿。到了楚國。便有從前一班舊友。前來歡迎。第二日見過楚王。說道此行。兼攷學制。楚王道。敝國大學規則。有下士。有中士。有上士。管學者有公有侯。有伯有子男。或普通教育。或師範教育。或專門教育。均分等級。當命學務處取科學一覽表觀之。便可明白。王之臣既退。卽有文部官送來各表。其中普通教育。分小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凡三。師範教育。分師範學校。男女生徒。及高等師範學校。男女凡四。專門教育。分高等學校。帝國大學。醫學專門學校。外國語學校。音樂學校。算術學校。凡六。至於實業教育。於科學尤爲詳備。而陸軍大學。體制秩然。看了此等科學。便覺碩夫廉。懦夫有立志了。王之臣一一採入筆記。便令隨員謄好。將來可陳於王前。又託印刷所印成幾許。使

北方學者。藉此可開通一二。忽忽半月。那些倫理科。教育學科。心理學科。哲學科。地理歷史法制經濟圖畫體操各學科之教員。盡皆聘定。尚有農學工學醫學等科。且俟設有專門學校。再行商訂。這日王之臣辭了楚王。更與諸友作別。同著十餘位教員。從楚動身。漸漸到了齊境。宣王得了此信。就差人收拾雪宮。使楚傳暫時居住。王之臣造朝復命。宣王著實慰勞。便問楚傳脩脯幾何。王之臣道。另單恭呈御覽。宣王將單上數目一算。說這價要萬鎰了。好在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總可畧增幾許。這事就易於籌辦。明日楚傳覲見。宣王極口稱贊。還說夫子的設科。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敝國科學。當漸有起色。又復在囿賜宴。命儲子主席。更遣王之臣王驪作陪。使楚傳觀沼上鴻雁麋鹿之盛。宴畢。擇期送入大學。分班教習。凡各處調來學員。都說有楚傳在內。大則七年。小則五年。必有成就。故來學者絡繹不絕。若僅是齊

人就沒有這樣踴躍了。這算是宣王辦大學之基礎。欲知楚傳能否造就齊人。且聽下文分解。

啟

第二回 借好遊句踐出重洋 因悅道陳良通四譯

文

社

話說楚傳自進了大學。把調來各學員。分班教導。這面宣王又派了管學大臣。及提調監督各員。管理學務。這些國文教員。本要用幾個豪傑之士。經不得王驪等一再請託。儲子等又有許多門生故吏。來求位置。儲子無法可想。只得糊裏糊塗。請了幾位。如歷史輿地經學算學之類。每日不過上得一兩點鐘班。就可了事。況且教員與學員。坐得甚遠。連話語多不大聽見。那學員亦不過好名之人罷了。何嘗肯留心於學。就是幾個楚傳。亦料得楚人傳之齊人。雖日撻面求其楚。其勢亦不可得。樂得在此混混。賺他幾千兩束脩。好在好不好。卻是齊國的人。與他。不干。所謂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

而道之。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疏戚之間。自然要分別一二。況此等楚傅。都是楚國次一等的材料。若果是無上上品。楚王早已留在朝中了。故宣王雖立大學。只是顧得面子。未必有濟。而這些學員。往往因簞食豆羹。與管學者相軋。管學者或辭不受。而去。所易之提調監督。仍是如此。日復一日。看看將近年餘。宣王曉得畢業之期已到。就親臨大學。看齊楚各教員行畢業禮。這日畢業生第一。姓宋名句踐。在各學員中。要算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了。禮畢。宣王照例給了文憑。封他爲元士之職。句踐謝恩後。便說爲學之道。全恃游歷。臣雖由楚傳教育。到此地步。但專通楚學。於爲學猶有未備。臣擬出洋一遊。回國後再參訂學校規則。不識陛下以爲然否。宣王聽了大悅。便說卿肯遠遊。足見壯志。卿且收拾車馬衣服。當命撥旅費以助出洋之後。需要動心忍性。顧不得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了。他日返國。

啟

文

社

當以齊之卿相加。句踐感此知遇。喜而不寐。就把妻子託於其友。次日雞鳴而起。到了車站。使御者兼程而進。打從河東經過。到了河內。便是海道。只見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上船以後。也不辨江淮河漢。但覺得水由地中行。決東東流。決西西流而已。既近口岸。船已下棹。遂舍舟而陸。便有齊國旅商。前來迎見。句踐將遊學本意。一一道達。那齊商聽見本國已有大學。學員已經畢業。異常歡躍。便說某得見於國君。可以假館。君可留而受業於門。此地無人不學。無處無學。君之程度何如。可入何等學校。當報名文部。聽其考驗。果然華商替他到文部說明。文部問他擬學何科。他說總要畢業最容易的。我們國君盼我學成回國。若淹留日久。這是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了。文部料他沒有大志。送他入了一個最易的學校。不過將就粉飾。使他識幾個外洋字。懂幾句外洋話罷了。句踐在外洋學校。他學中校長。有一個姓陳名良。是